

2004

二〇〇四年卷

苏州大学哲学系

東吳哲學

2004 年卷

東吳哲學

主 編：任 平

常務副主編：蔣國保

副 主 編：周可真 范竹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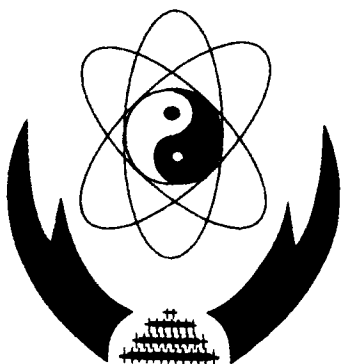
蘇州大學哲學系

總策劃：香港國際學術文化資訊出版公司

封面設計：董 波

編輯：《東吳哲學》編輯委員會

責任編輯：張克偉



東 吳 哲 學

任 平 主 編

主辦：蘇州大學哲學系

出版發行：香港國際學術文化資訊出版公司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21.625 字數：526,266

版次：2005年4月第1版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600

ISBN:988-97080-4-8 定價：50 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本版圖書凡印刷、裝訂錯誤可及時向發行商調換

編輯委員會

主 任：任 平
委 員：王金福 任 平 李蘭芬
狄仁昆 沈榮興 周可真
范竹增 崔緒治 蔣國保
潘桂明
主 編：任 平
常務副主編：蔣國保
副 主 編：周可真 范竹增

目 錄

卷首語：論馬克思主義出場形態	任 平(1)
----------------------	--------

全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研討會論文選粹

馬克思主義在當代：我們如何面對？	楊學功(5)
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的緣起及其應對	賈英健(18)
“消滅哲學”與“實現哲學” ——馬克思“消滅哲學”的真實意蘊	李 兵(26)
認識的社會化論綱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毛衛平(33)
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的三個時代問題	劉敬魯(37)
鄧小平創新思維的理論貢獻	陶 晴(45)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質與教科書的理論框架問題	王南湜(49)
論“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解開馬哲討論中的一個“結”	陸劍杰(53)
新型人文主義世界觀 ——試論馬克思哲學及其創新之根基	謝 龍(65)
要科學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辯證法 ——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編寫的建議	李秀潭(69)
對社會價值評價尺度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從馬克思主義價值學視角解讀“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萬光俠(71)
國內社群主義研究綜述	李 偉(79)
人文科學的合法性及其文化意義	朱紅文(84)

馬克思主義哲學門

試論晚年恩格斯的意識形態概念	周 宏(91)
怎樣把握“解釋學”：從兩種不同的思維現象談起 ——兼評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理解	莊友剛(101)
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理論及其現代蘊涵	楊余春(107)

外國哲學門

三浦梅園的哲學 ——從遠東儒學思想史的觀點來看	島田虔次(112)
----------------------------------	-----------

高爾吉亞的命題與哲學主題的轉換·····	陳向瀾(130)
西方隱喻理論視野中的詩與科學·····	郭世平(136)
批判與追求:康德哲學的生命力·····	岳 梁(151)

中國哲學門

試論中國實學的基本特征·····	周可真(157)
“屢空之境”與早期儒者的行為哲學·····	吳忠偉(179)
略論中國近代西學化的經學思潮·····	陳寒鳴(187)
中古士階層文化與權力的互動及其對文藝美學話語的影響·····	王 欣(197)
牟宗三視野中的象山學 ——兼論象山學的當代價值·····	徐春林(206)

純哲學與應用哲學

試論哲學體系的創新與民族精神支柱的充實完善問題·····	周繼旨(211)
科普寧對蘇聯哲學和邏輯學發展的貢獻·····	B·A·列克托爾斯基(224)
規範場論的形而上學基礎·····	李繼堂(229)
關於蘇南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追問·····	姜建成(235)
論全球發展機會的公正性·····	馮顏利(240)
有用與有趣·····	韓喚忠(252)

宗教哲學

《大乘起信論》的思維特色及其影響·····	潘桂明(256)
《大乘起信論》的文本問題及其哲學價值·····	周建剛(272)
淺論宗教對語言的依賴及語言對宗教的認同·····	董 波(276)
近代傳教士的機械自然觀·····	姚興富(284)

倫理學論苑

從“經濟人”思想的演變看“經濟人”走向“倫理人”的必然性·····	陳敏雅(289)
關愛:防治艾滋病的倫理智慧·····	彭 飛 陸樹程(294)
從人力資源的視角探討知識管理的價值性·····	章小波(299)
“代理母親”可以“代理”什麼?·····	魯 蔚(304)
親子關係的教育哲學分析·····	李 燕(308)

研究生論壇

孔子與蘇格拉底的比較·····	顧玉萍(315)
朱熹心性思想探源·····	蘇菡麗(321)
本體論研究述評·····	覃世艷(326)
淺議中國傳統和諧倫理思想·····	楊禮富(331)

Content

Preface	Renping
Marxism in the Contemporary Era:How Do We Confront It?	Yang Xuegong
The origin and Confro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 of Marxism	Jia Yingjian
“Eliminating Philosophy”and“Fulfilling Philosophy” ——The Real Implication of Marx’s “Eliminating Philosophy”	Li Bing
Theories on the Socialization of Understanding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the study on Marxist Epistemology	Mao Weiping
Three Contemporary Problems Confronted by the Innovation of Marxism	Liu Jinglu
Theoretical Dedication of Deng Xiaoping’s New Thought	Tao Qing
The Properties of Marxism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 of Textbooks on Marxism	Wang Nanshi
On “Chinese Marxism” and “Marxism in China” ——Unwinding A “Knot” of the Discussion on Marxism	Lu Jianjie
A New Humanistic Outlook on Universe ——On Marxism and Its Basis of Innovation	Xie Long
The Dialectic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Reflected Correctly ——A Suggestion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extbooks on Marxism	Li Xiutan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n Social Evaluation Sca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atives” from A Perspective of Marxist Values	Wang Guangxia
A Comment on Domestic Communalism	Li Wei
The Justifiability of Human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Zhu Hongwen
On Engel’s Ideological Concept in His Later Years	Zhou Hong
How to Comprehend Hermeneutics: From the Phenomenon of Two Different Thinking ——A Comment on A Comprehension of Marxism	Zhuang Yougang
Marx and Engel’s Historic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Yang Yuchun
Philosophy of Sanpu Meiyua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Far – eastern Confucian Thought	[Japan] Daotian Qianci, translated Jiang Guobao
The Change of Gorgia’s Thesis and Philosophical Them	Chen Xianglan
Poetry and Science In the Outlook of Western Metaphor	Guo Shiping

Criticizing and Pursuing: the Vitality of Kant's Philosophy	Yue Liang
On the Basic Properties of Chinese?	Zhou Kezhen
"The Realm of Void" and the Behavior Philosophy of Early Confucians	Wu Zhongwei
On the Trend of Westernization of Chinese Scriptural Thoughts at Modern Times	Chen Hanm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Power of Medieval Scholar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Language of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Wang Xin
The Thought of Xiangshan School in the Outlook of Mou Zongshan an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Xiangshan School	Xu Chunlin
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Spiritual Support	Zhou Jizhi
Coplin's Dedic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Philosophy and Logic	Translated by Shen Rongxing
The Metaphysical Basis of the Theory of Standard Domain	Li Jitang
An Inquiry in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uth Jiangshu	Jiang Jiancheng
On the Justice of Opportunities of Global Development	Feng Yanli
Usefulness and Funniness	Han Huanzhong
The Thinking Modes of On Da Cheng Qi Xin	Pan Guiming
The Protocol/Text Problem and Philosophic Value of On Da Cheng Qi Xin	Zhou Jiangang
On the Dependence of Religions on Language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Languages with Religions	Dong Bo
Clergymen's Mechanistic View on Nature at Modern Times	Yao Xingfu
A study on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conomic Individuals" to "Ethical Individuals" in the Thought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Individuals"	Chen Mingya
Care: the Ethical Wisdom on AIDS Prevention	Peng Fei Lu Shucheng
A Study on the Valu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esource	Zhang Xiaobo
What can A So-called Substitutive Mother Substitutue?	Lu Wei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n Parent-child Relation	Li Yan
Comparison between Confucius and Socrates	Gu Yuping
Exploration of Zhuxi's Thought on Mind	Shu Hanli
A Comment on the Study of Ontology	Tan Shiyan
On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Harmonic Ethic	Yang Lifu

卷首語：

論馬克思主義的出場形態

任 平

打開 2004 年卷《東吳哲學》，凸入讀者眼簾的首選“全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研討會”專欄。這些散發創新思考氣息、多角度多側面思索的一個中心話語，就是如何敘說富于創新精神和批判精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形態？

說到“形態”，似乎總是指舊哲學的存在方式。哲學，作為 Ontology，形態之于哲學，猶如皮膚、甚至骨格之于人一般，融于內而形于外，難分難舍。如果說哲學是世界觀的理論體系，那麼形態就是人反思世界的思維方式和思維框架。如果說哲學是把握世界本性的方法論，那麼誠如黑格爾所言，方法之在內容中的貫穿便是體系，或曰形態。哲學是以頭腦與世界相聯系的，而形態則成為一種哲學與世界聯系的樣式。如此說來，舊哲學痴迷于形而上學體系，一百次、一千次地醉心于體系或形態，勢所必然。不過話要說回來，還是如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所言：哲學史是一個堆滿死人的王國。體系形態一百次、一千次地建立，又總是被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解構。哲學與哲學形態一起經歷風風雨雨而遭遇滄桑巨變，一起遭遇生生死死而達涅槃境地。對哲學形態夢想的根本性變革還是來自馬克思。馬克思在“改變世界”路徑中對舊哲學構築無所不包的真理體系之企圖的徹底批判這致命的一擊，何等暢快。當年馬克思作為對《德意志意識形態》批判者，作為對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等形而上學形態構築獨斷迷夢的當頭棒喝，難道我們真的理解了嗎？

馬克思拒絕“形態”嗎？不。當我們讀到《資本論》第一卷、特別是第一章關於敘述體系時，都了解馬克思曾不無得意地說要“有意賣弄黑格爾《邏輯學》範疇體系”。馬克思拒絕“先驗體系”嗎？不。馬克思認為，“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不同。前者需詳細占有資料，分析資料之間的聯系；而一旦這一工作完成后，就可以“倒過來”敘述，仿佛“一個先驗的結構”。馬克思所指認的“先驗體系”是重構形而上學形態嗎？不。兩者的差異在于：舊形而上學是從先驗觀念出發、從孤寂頭腦中構造出關於世界的話語體系，而馬克思從改變世界的實踐出發，從實踐對象性的現實邏輯出發解釋世界。馬克思從不離開實踐去談論無所不包、一成不變的真理體系，談論經院哲學問題，特別是哲學形態。

如果我們去考量一生崇尚“批判的、革命的否定性辯證法”的馬克思怎樣對待自己的理論形態，將是一個大有深意的話題。馬克思“無情批判”的鋒芒不僅指向資本全球化的周圍感性世界，也指向他自身，指向他的思想和他的話語。當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既對昔日同道、又是自己既往的思想形態來一次“徹底清算”時，我們看到了這一點。當晚年馬克思借助于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反思和修正《共產黨宣言》、甚至《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那些被今天的人們仍然奉為圭臬的“經典史觀”，我們同樣看到這一點。當馬克思痛斥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將“僅限于西歐”的唯物史觀表述泛化為“一般歷史哲學”（舊形而上學

形態的復活?)，我們更深刻地理解這一點。“無論如何，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晚年如是說。對形態背后可能蘊涵的舊形而上學企圖，馬克思始終痛斥之。

然而，將馬克思主義形態化的企圖並未因為馬克思生前嚴厲痛斥而終結。馬克思之后，馬克思主義形態化運動日盛一日，這可能是馬克思生前難以逆料的。馬克思思想隨着全球工人運動高漲而迅速傳播的史實，以及應對各種誤解和歪曲攻擊的需要，客觀要求將馬克思思想簡要化和邏輯化，通俗易懂地灌輸到工人階級中去。當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首肯“以馬克思名字命名”之后，“馬克思主義”及形態化就必然成爲一種共識。約·狄慈根，一個手藝人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命名爲“辯證唯物主義”之后，經過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的詳細闡發，蘇聯各種教科書的系統解釋，终于在斯大林時代的《聯共(布)黨史》四章二節中得到經典表述。

因此，說到“形態”，總是讓我們聯想到曾經占統治地位的話語形態：蘇聯教科書體系。在那里，不僅馬克思主義哲學，而且馬克思主義理論結構都被凝固成一種不變的“邏輯形態”或者“真理體系”。而這一僵化教條體系，又在根本上讓我們回到前馬克思的舊哲學的形而上學體系和思維方式。在對問題的反思和批判觀點中探尋一種據說是內在“思想邏輯”，將思想變成固定式話語單位串起來，構成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體系。在形態面前，生動的實踐和思想的頭顱都曾經被消解爲無。然而，這一最終不僅導致中國革命的挫折而且導致中國建設的災難的僵化體系，终于被“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所打破，當我們重新成爲自主實踐和思想的主體，當我們终于又能夠追問形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依據時，隨着蘇東劇變，蘇聯教科書卻從此沉默。

形態之于當年馬克思和當代馬克思究竟何種關聯？一種思想的譜系？一種話語單位的鏈接？一種文本的結構？一種本真意義的符號體系？

現在看來，問題不在于馬克思主義有沒有形態，而在于如何看待這一形態、如何以科學態度闡述形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破除蘇聯教科書體系，“回到馬克思”、重新對當年馬克思的一切文本——不僅生前出版的著作，而且包括手稿、札記、筆記、書信、眉批、提要等等一切文本都重新做研究，以文本解釋來準確把握馬克思思想的本真意義和理論構想，進而梳理文本結構和形態，這是一種重要的研究路徑。文本是馬克思唯一留給后人的符號遺產。回到馬克思，必須重新面對和解讀文本，尋找話語單位內在生命的律動，探索版本符號間互文的結構。原版的馬克思，至少比僵化的贗品形態更讓人可信。

然而，一種擔憂依然存在：文本解釋學在鎖定原版馬克思的話語形態的同時，是否可能導致一種原版型的僵化形態？我們在追問什麼是原版馬克思的同時，能否追問：為什麼原版形態成爲這樣一種樣式？在文本背后，是否還存在着產生文本、決定文本的歷史情境和具體路徑？換言之，馬克思是如何出場的？文本及其形態是否與出場的語境、路徑有依賴關係？

這一追問，使我們面對一種新的思考方式：出場學研究。

舉個例子說吧。一提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人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這一形態界定當然來自列寧。這引導我們回到100年前的俄國。時值青年的列寧爲一部著名的詞典撰寫關於馬克思的內容。盡管是詞目，但意義重大。這實際上是以特殊的文本形態對“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及其形態做一個科學界定。于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問世。通過這一文

本,我們可以了解年青的列寧對馬克思主義本真意義和理論形態的理解,即一個列寧視域中的馬克思主義形態。列寧話語為后來的蘇聯馬克思主義及其世界現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奠定了基礎。馬克思主義形態主要由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大部分構成的說法被高度認同,成為權威性和主要合法性依據。它不僅成為前蘇聯或中國學界的主導話語,成為各種版本的解釋學和教科書式的理解的圭臬,成為學科劃分和人才培養的依據,而且也經常出現在最高領導層的講話和文件之中進而成為主導意識形態話語。

如果我們就文本意義解讀、文本解釋,那么這一表述的意義是明確無誤的。然而,這一理解恰好是有前提的,或者說,這僅僅是在一種歷史的語境中產生、在獨特出場路徑中發生的獨特文本形態。如果我們不拘泥于文本解釋學、而是從出場學視域出發,就可以重新追問。

“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對應產生“三個來源”。然而為什麼馬克思主義不是四個、五個部分而恰好是“三個組成部分”?這並不是列寧的創造。作為治學嚴謹的列寧,言出必有理據。這一理據,主要是來自恩格斯著名的著作《反杜林論》。在馬克思恩格斯文本史上,《反杜林論》具有獨特地位。這不僅僅是因為出自久未言說、時近老年的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容和形態第一次做出自己的敘述,也不僅僅是這一著作經過馬克思“閱讀”並成為部分章節的作者,馬克思還評價該書為“社會主義理論的入門書”;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這一著作對後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的巨大影響力。的確,從文本結構來看,恩格斯不多不少,正好在哲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三大領域內“收拾了無聊的杜林”,同時深刻闡發了馬克思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如果我們拘泥于文本解釋學視域,完全可以斷言:馬克思主義形態由上述三大理論構成。但是,如果我們從出場學角度考察這一理論行動,那么,我們就必然會追問:為什麼恩格斯會在這一重要著作中將馬克思主義理論領域或者理論形態“鎖定”在這三個方面?

顯然,這一理論形態的出場,直接的重要因素是因為文本的出場路徑——批判對象使然。恩格斯說:批判杜林的需要,“使我不得不跟着他從一個領域到另一個領域”。“這一個”形態完全是一種出場形態,對出場路徑(批判行為)有深度的依賴性。眾所周知,杜林在三年中寫了三大本著作:《哲學教程》、《政治經濟學教程》和《社會主義理論史》,恰好在這三大領域對馬克思學說加以攻擊,並闡發自己的觀點。恩格斯作為批判者,從一個領域到另一個領域跟踪批判,在領域選擇上具有某種被迫性,決非所願。因此,恩格斯向馬克思叫苦說:這是一個“大酸果”,既大(領域龐大)又酸(思想語言晦澀)。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時對三大領域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正面闡述,並沒有包含對其他領域馬克思主義話語的排斥性。雖然領域選擇不由自主,但是恩格斯強調說:“請讀者不要因此忽略闡述觀點之間的內在聯系”。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觀點之間內在理論聯系當然十分緊密,但難以就此判定馬克思主義形態就從此成為“三個組成部分”。毋寧說,這一文本形態或者話語形態,是恩格斯在特定批判語境中對特殊對象涉及領域的特殊言說,對出場語境和出場路徑有很深的依賴性。我們也有理由設想:假如杜林寫的不是三本書,而是兩本書或者四本書,涉及的不是三大領域而是兩個領域或者四個領域,那么,恩格斯《反杜林論》言說的馬克思主義領域話語和文本形態可能就會相應改變。

將馬克思主義形態鎖定在三大領域也與馬克思思想史實不符。當年馬克思決不僅僅涉及三大領域。馬克思的思想巨輪曾經駛向當時一切海洋。馬克思以“批判”冠名的文本涉及

資本全球化的各個領域：“法哲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神聖家族批判（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批判”、“哥達綱領批判”等等，批判地解讀資本全球化的全部意識形態的需要，推動着馬克思從法學到哲學，從政治學到經濟學，從宗教學到歷史學和人類學，從新聞學到藝術學，等等，在意識形態涉及的每一個領域幾乎都成為馬克思“無情批判”的出場路徑。馬克思關注着全球每一個有意義的歷史實踐：從歐洲的革命到中國的抗英戰爭，從美洲大陸的資本主義發展到東方社會的變遷。僅存的文本樣態也證明這一點：從大量的著作、論文、新聞稿、書信和手稿中，幾乎在當年每一個人類重大事件和知識領域中都銘刻着馬克思的踪跡。馬克思正是通過對資本全球化意識形態批判而去蔽，達到對資本全球化本質、結構及其未來走向的真切認識，從而使自己的思想在場。

因此，我們決不能僅僅根據文本解讀就作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一勞永逸的結論。我們不能將在特定的出場語境和出場路徑中形成的文本結構奉為理論的永恒。我們不僅需要深刻地解讀文本意義、把握文本理論結構，更重要的是要深度考察文本賴以出場的歷史語境和路徑。文本意義、文本理論形態實際上只不過是出場形態，是受出場語境和出場路徑決定的。歷史語境和出場路徑發生時代變遷，那么就應當產生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出場形態。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不僅表現在理論主題和理論內容的變遷，也同樣表現在理論形態的變化上。正是后者，召喚馬克思主義形態研究的出場學視域。

當代馬克思主義面臨新全球化時代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歷史語境。“改變世界”的主題從“摧毀舊世界”的革命轉變為建設和改革的實踐。實踐主題的轉換，出場路徑的轉換，產生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着重突出的是當代中國的發展理論。時代變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容的與時俱進，難道不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上表現和反映嗎？當發展成為“執政興國第一要務”，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融會貫通了馬克思主義一切理論精華，難道不是今日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形態嗎？

撇開馬克思主義不說，本刊推薦的其他哲學領域論文——對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宗教學的研究表明：理論形態變遷似乎更平常。變化是發展的一種前提。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變則通、有活力、能發展，不變則滯、無生氣、一定僵化。還是馬克思所說：任何思想都是時代的思想。創新的時代，不能沒有理論創新的形態。

（作者：蘇州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馬克思主義在當代：我們如何面對？

楊學功

內容提要 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教條，不是一成不變的學說，而是活的行動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會生活條件的異常劇烈的變化。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的一個半世紀，世界局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馬克思主義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挑戰。如何面對馬克思主義的當代處境，是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我們只有在確認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意義的前提下，正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多樣化形態，總結馬克思主義應對“危機”的歷史經驗，確立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才能在當代條件下把馬克思所開創的事業繼續推向前進。這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無可推卸的時代使命。

關鍵詞 馬克思主義 當代處境 多樣化形態

一、問題的提出

馬克思主義誕生於一個半世紀之前的德國，曾經像“幽靈”一樣在歐洲的大地上徘徊。關於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條件，恩格斯在 1883 年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德文第一版序言（該序言寫於 1882 年）所加的一個注中曾作過如下說明：“科學社會主義的產生，一方面必須有德國的辯證法，同樣也必須有英國和法國的發達的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德國的落後的——40 年代初比現在還落后得多——經濟和政治的發展階段，最多只能產生社會主義的諷刺畫。只有在英國和法國所產生的經濟和政治狀況受到德國辯證法的批判以後，才能產生真正的結果。因而，從這方面看，科學社會主義並不完全是德國的產物，而同樣是國際的產物。”⁽¹⁾作為“國際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反映了一個時代具有國際普遍性的問題和呼聲，因而自它產生之後就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開來，並深刻影響了 19 世紀下半葉和整個 20 世紀人類歷史的進程，從而獲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²⁾。一切不抱偏見的人們都已承認，馬克思主義是近代以來最具社會效用和實踐意義的思想體系。它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從一國到多國的彌散、從理論到實踐的飛躍，贏得了其他任何思想體系都不可比擬的榮耀和輝煌。

然而，如同歷史發展的辯證法所經常昭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徑情直遂的。“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教條，不是什麼一成不變的學說，而是活的行動

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會生活條件的異常劇烈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亂、各種各樣的動搖,總而言之,就是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極端嚴重的內部危機。堅決地反對這種瓦解,為捍衛馬克思主義基礎而進行堅決頑強的鬥爭,又成為當前的迫切任務了。”⁽³⁾列寧近一個世紀前在《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1911年1月5日)一文中所說的這段話,仿佛對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局勢又具有了極強的現實針對性。

事實上,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的這一個半世紀,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這些變化歸結起來不外乎兩大類:一類是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學說得到檢驗和證實的變化,如資本主義的跨國化發展和全球化趨勢,可以說,當年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全球擴張必然造成的種種“從屬”現象,以及存在于“生產的國際關係”和“國際分工”中的不平等交換關係,在今天已經成為活生生的現實;另一類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當時沒有預見到的新變化,如社會主義革命不是像他們所設想的那樣,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首先爆發并取得勝利,而是在一些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發生的,而這些國家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后,由于種種原因,都程度不同地出現過失誤和挫折,乃至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發生了蘇東劇變的“逆轉”,使社會主義的前途和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蘇東劇變之后的一段時期里,馬克思主義陷入低潮。無論是在國際上還是國內,各種貶低乃至根本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思潮迅速蔓延。國際上,隨着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和冷戰的結束,資本主義昔日強大的競爭對手失去了制度支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對抗也趨于淡化,經濟全球化及其所推動的政治合作與文化交流普遍開展,市場經濟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似乎獲得了全球的合法性。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使其聲名鵲起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1993)中,以蘇東劇變和冷戰結束為背景,描繪了一幅資本主義在全球全面勝利的圖景,宣稱歷史已經證明資本主義是人類所能够選擇的最好的、從而也是最後一種社會制度,社會主義作為制度而言已不再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有效的替代選擇,資本主義將成為歷史上最後一種政治形式。“我們也許正在經歷歷史的終結……也就是說,意識形態的發展正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作為最終的政體在世界上的普及而結束。”這種論調,代表了西方世界相當一部分人的思想情緒,也迎合了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在國內,20世紀90年代的思想理論界可謂風雲際會,保守主義(民族文化本位論)、自由主義乃至后現代主義次第登場,而馬克思主義者則沒有在這種思想交鋒中充分而堅定地表明自己的態度和立場,至多在“新左派”那里獲得了某種“同情的理解”。在學術上,馬克思主義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無論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還是作為馬克思精神遺產的當代繼承人,上述情境都不能不引起我們深切的憂慮和思考。

二、馬克思主義仍然是“合乎時宜的”

蘇東劇變之后,有人不斷喧嚷,現在馬克思主義已經終結,實行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已經穩操勝券。然而,這種勝利的宣言,在20世紀末現實資本主義面臨的困境和危機面前,迅速地褪去了顏色。⁽⁴⁾歐美出現了廣泛的馬克思復興熱,在千年之交的重要時刻,馬克思就被西方多種媒體評選為“千年思想家”或“千年偉人”。這樣的結果對於那些慶幸馬克思主義已經死亡的人來說或許是出乎意料和不情願的,但它畢竟是事實。

事實上,在西方世界,馬克思主義始終是最有影響的社會思潮之一。不少在西方甚至在世界範圍影響卓著的社會科學家都與馬克思主義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有的直接就自稱或被別人稱為“馬克思主義者”。從第一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葛蘭西、柯爾施,到盛極一時的法蘭克福學派,再到當代公認的國際著名學者,如法國的德里達、德國的哈貝馬斯、英國的吉登斯和美國的詹姆遜等,都對馬克思主義持積極肯定的態度,或者至少是持同情理解的態度。還有不少學者或思想家從不同角度肯定了馬克思學說的科學價值及其在當今時代的現實意義,這里不妨列舉一些。

美國學者約翰·卡西迪在《馬克思的回歸》一文中認為,馬克思是研究資本主義的學者,這是他理應得到的一種評價。馬克思寫下了關於全球化、不平等、政治腐敗、壟斷化、技術進步、高雅文化的衰落、現代生存的萎靡不振的性質等動人的段落,現代經濟學家們又碰到這些問題,他們有時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步馬克思的后塵。⁽⁵⁾在他看來,馬克思的一個將經久不衰的知識成就,就是對資本主義如何運轉的闡述。現在,資本主義正把全世界變成一個獨一無二的市場,歐洲、亞洲和美洲的民族國家正日益發展成為這一市場內相互競爭的貿易集團。當代的經濟學家傾向於使用比馬克思更為枯燥乏味的語言,但他們的中心思想是相同的。⁽⁶⁾卡西迪寫道:“不管他(指馬克思——引者)有什麼錯誤,他確實是一個通曉我們的經濟制度的人。只要資本主義繼續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讀。”⁽⁷⁾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哲學教授道格拉斯·凱爾納(Douglas Kellner)也認為,“我們仍然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並且,只要我們還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那麼馬克思主義將仍然是合乎時宜的。”⁽⁸⁾他毫不隱晦地說:“同那些宣稱馬克思主義在現時代已經逐漸過時的人相反,我認為馬克思主義仍然在為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當代發展提供理論來源,並且包含着仍然能夠幫助我們爭取改造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來源。因此,我認為,馬克思主義仍然具有對現時代進行理論概括和批判現時代的資源,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至少仍然是當代進步的或激進的政治學的一部分。”⁽⁹⁾美國著名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說得更明確,“馬克思主義是關於資本主義的科學,或者更恰當地說,是關於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科學。這意味着慶祝‘馬克思主義的死亡’,宣告資本主義和市場體系決定性勝利的做法是不合邏輯的。”他甚至強調,“馬克思主義是關於資本主義的唯一科學;其認識論方面的使命在於它具有描述資本主義歷史起源的無限能力。”⁽¹⁰⁾“在我看來,最令人發笑的沒有條理的表述就是,同時聲稱資本主義取得勝利和馬克思主義已經終結。馬克思主義最早對資本主義及其特性與矛盾進行了研究,如果說資本主義現在已經遍布世界(正如馬克思所設想的那樣,在可以構想社會主義——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結構潛藏於資本主義之中——之前,資本主義一定會這麼做的),那麼,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比以往的意義更大。”⁽¹¹⁾

美國學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馬克思主義向何處去?》一文中寫道,“對任何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徹底批判而言,馬克思主義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為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同時代”的,“只要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繼續存在,馬克思主義就還有意義,無論是否存在馬克思主義學者”。⁽¹²⁾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教授約翰·格雷也認為,現代世界的變化“給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帶來了新的生命”,或者說“復興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觀點在某些關鍵地方被證明是正確的”。他甚至說,“市場社會中自由主義價值觀與現實生活之間的矛盾”,是包含在馬克思主義中的“不朽真理”;“在闡明資本主義的需要與穩定的自由主義社會的前提之間存在着巨大鴻溝時,馬克思發現了問題

所在，而對這一問題的解決辦法至今仍未找到。”⁽¹³⁾

1998年是標志着馬克思主義正式誕生的經典作品《共產黨宣言》問世150周年，馬克思主義者于同年5月雲集巴黎進行紀念。日本著名經濟學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伊藤誠在其所著《現代世界和〈共產黨宣言〉》中鮮明地提出問題：迎接21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當真克服了《共產黨宣言》中的資本主義發展理論和基于這一理論提出的問題了嗎？伊藤誠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說：“資本主義現代全球化的發展、第三世界各國日益深刻和嚴重的貧困和饑餓問題、發達國家再次出現經濟生活顯著不穩定和不平等擴大，等等，這些現象反而說明《共產黨宣言》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對于現代世界的諸多方面仍具有現實的適用性。它對促使我們重新探討關於當代世界的認識框架，富有啟發性。”⁽¹⁴⁾“今天，我們重溫《共產黨宣言》的教導，仍能激起胸中的革命熱情，這足以證明《共產黨宣言》在現代也是一部活生生的經典之作。”⁽¹⁵⁾

世界體系理論的代表人物，美國賓漢頓大學社會學教授、布羅代爾研究中心主任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陳述了一種多少有些離奇的矛盾現象：“馬克思經常被宣告死亡，他也經常被宣告復活。”他提出，“對于任何一位達到馬克思那樣高度的思想家來說，值得首先根據當前的現實重溫他的著作。”⁽¹⁶⁾由于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曲折，現實存在的馬克思主義或占統治地位的馬克思主義也受到了不少人的懷疑，他們甚至認為自己正在放棄馬克思本身。但沃勒斯坦並不這樣看。他認為，“馬克思被從前門趕走，却可能偷偷地從窗口進來。因為馬克思還未耗盡其政治上的意義和精神上的潛能。”⁽¹⁷⁾作為世界體系理論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公開承認，馬克思的思想對于分析現代世界體系仍然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對于我們今天作出政治選擇仍然是有啟發的。在沃勒斯坦看來，馬克思從來不承認自己是一個說教者和預言家，相反，他承認自己是一個分析者，一個科學的分析者。因此，任何一個想反駁馬克思的人，必須把自己放在與他相等的分析水平上。⁽¹⁸⁾他以階級斗争、兩極分化、意識形態和異化等幾個問題的分析為例，證明馬克思的思想“常在”。著名的依附理論的代表人物多斯桑托斯也說：“馬克思主義仍然是了解全球現實變化最有用的分析工具。”⁽¹⁹⁾

與那些輕率地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死亡的過激之論相比，以上見解難道不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和深入思考么？

三、正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多樣化形態

19世紀70年代末，針對法國“馬克思派”中存在的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傾向，馬克思曾經毅然決然地說：“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事實上，自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後，在傳播和演變過程中，已經形成了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形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是否存在一源多流或多樣化發展的情形，以及怎樣看待這種情形，已經成為今天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必須首先搞清的問題。我們看到，將馬克思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區別開來，試圖通過“回到馬克思”來彰顯其當代價值，是蘇東劇變之後馬克思主義面臨着普遍危機的背景下，國內外許多學者所采取的分析策略。筆者曾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看到一本書——《共產主義的死亡與原本馬克思主義的復興》(托馬斯·孟格爾著)⁽²⁰⁾。該書認為，蘇聯模式的“共產

主義”的死亡並沒有埋葬馬克思；相反，曾經被正統馬克思主義遮蔽的原本的馬克思將獲得新生。還有很多學者都採取了這種分析策略。例如，沃勒斯坦區分了“各政黨的馬克思主義”論點（他又稱之為“占統治地位的馬克思主義觀”或“主流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本人的論點。在此基礎上，他的分析所得出的結論是：已經死亡的是作為現代性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而沒有死亡的是作為對現代性及其歷史表現、即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進行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死亡的是作為改革戰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死亡的是鼓舞現實的社會力量的語言上的大衆化和馬克思式的反體系的趨勢。⁽²¹⁾雖然他的具體結論是我們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所主張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的態度却是富有啓發意義的。這種態度有助於我們分辨馬克思主義中“活的東西”和“死的東西”，也就是隨着歷史的發展已經過時的東西和仍然具有生命力的積極的東西。

與沃勒斯坦所採取的分析策略類似，美國學者凱爾納也主張把馬克思主義本身與某種特定形式的馬克思主義（例如他所批評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區別開來。他認為，蘇聯的解體並不表明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終結，而只是表明正統馬克思主義某些觀點的終結。在他看來，蘇聯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歪曲”，因此，蘇聯的解體只是意味着某種版本的馬克思主義（他指的是所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壽終正寢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聲稱它是對歷史運動的理論概括，聲稱自己是以對歷史的“科學”分析為依據的，並表現出某種必然論、教條主義和獨斷論的特征。凱爾納認為，這種版本的“正統馬克思主義”顯然是完全不可信的和陳腐的。然而，因為這種特殊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的失效而譴責馬克思主義本身，“是過分簡單化和徒勞無益的”。事實上，“一種開放的、非教條的和更加質樸的批判性馬克思主義依然存在，它將繼續為現時代的批判理論和激進政治學提供理論的和政治的源泉。”⁽²²⁾

美國著名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遜對馬克思主義的多樣性有非常精彩的論述。首先，不同的歷史時代會產生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的形態。詹姆遜把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現代主義階段、帝國主義階段和晚期資本主義階段，他集中研究了馬克思主義在晚期資本主義中的地位。“產生于現存的晚期資本主義體制，即后現代時期、信息資本主義或跨國資本主義的第三階段的馬克思主義（作為各種政治運動以及各種形式的知識性和理論性反抗），必須區別于各種在現代時期、在資本主義第二個階段，即在帝國主義階段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它們將產生一種極不相同的與全球化的關係，與早先的馬克思主義相比，它們也將更加具有文化上的特征，將從根本上反對迄今被視為消費主義的那些現象。”⁽²³⁾其次，馬克思主義還有同時存在的其他多種形式。例如他說，“理論的或高度學術化的馬克思主義與實踐的或通俗的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既完全不同於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與蘇聯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對立，也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之間的關係。但是，所有這些對應的流派之間都必定存在着某種密切的關係。”這裡至少指出了馬克思主義的六種互有差異的形式。詹姆遜在另一處談到理論話語的多樣性時，說過如下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在此人們會說，不管你怎么大講理論話語的多樣性，到頭來馬克思主義還是一家獨尊，以勢壓人。但我們不應忘記如今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事實上有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話語。因此這樣的說法並不成立。”⁽²⁴⁾

正視馬克思主義多樣化發展的現實，要求我們必須具有開放的視野和開闊的胸懷。要允許甚至鼓勵馬克思主義研究中不同學派的存在，通過“百家爭鳴”的方式去探索真理，而不